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

聖十

仲尼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

日損友

伯昏瞀人乃

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

來者相尋雖復日日料簡猶不及盡也

雖然子列子亦微焉

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

朝朝相與辯無不聞

師徒相與講肄聞於遠近

○ 盧曰來者既多列子亦不知其數日日談
○

講聖人之跡無不聞也

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

其道玄合故至老不相往來者也

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

道存則視廢也

門之徒役

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

敵

盧曰衆疑有讎怨見不相往來也

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翼

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

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吳爲

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惑聲目

不滯色口不擇言心不用知內外冥一則形無震動也

盧曰貌全而心至終不耳目心口之爲辨也故心無所用知形無所憂惕

雖然試與汝偕往閔弟子四十人同行

此行也豈復簡優劣計長短數有四十故直而記之也

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

欺魄士人也一說云欺頭神凝形喪外物不能得聞之矣

○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

神役形者也。心無思慮則貌無動用。故似不相攝御。豈物所得群也。

盧曰：閤簡弟子往見之。果若欺魄。爲像人。若令之欺頭者。形神不可與接也。

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與言。

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遇感而應。非有心於物也。

行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

夫理至者無言。及其有言。則彼我之辯生。

矣聖人對接俯仰自同於物故觀其形者
似求是而尚勝也

盧曰末行者情未忘於是非耳衍衍然求
勝之氣耳

子列子之徒駭之

見其尸居則自同於土木見其接物則若
有是非所以驚

反舍咸有疑色

盧曰疑其未忘勝負之心

范曰南明也居南郭則自幽而即明之意

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以言保汝之衆也^C
朝朝相辯無不聞以言肄業之勤也而與
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則又其道
之兼忘而不相往來者相遇於道目若不
相見則又其道之默契而無所用見者門
之徒役遂以為有敵不疑曾不知夫體道^三
之人彼我混冥未嘗立敵也有自楚來而
問者子列子告之以南郭子其貌充矣則
全而不虧其心虛矣則剝而無物耳之聞
也反聽而已目之見也內視而已默而識

之以口則無言覺而冥之以知則無知若
然則踐形而上又孰有惕然震悸者哉且
離人而常寂焉往而為妄行而傷故曰往
將奚為雖然道無往而不存亦無往而不
可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者言其與有之者

偕至於丘也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
可與接則慙然似非人矣顧視子列子形
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則咎然似喪心矣
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
言則又抹而出感而應而不得已而有言

焉是其言也猶時女也曷嘗有心於為言哉故自外觀矣殆見其衍衍然以道自樂其靜也專其動也直雖若有尚物求勝之心而所謂不雄成者常自若也彼偕來之衆方且疑其以道與世亢又烏能無驚乎

哉

子列子曰得無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

窮理體極故言意兼忘

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

方欲以無言廢言無知遺知希言傍宗之

徒固未免於言知也

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

比方亦復欲全自然處無言無知之域此
即復是道無所道知無所知道無所道者
未能離道知無所知者曷嘗忘知固非自
然而忘言知也

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
知

夫無言者有言之宗也無知者有知之主
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

言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無
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無役慮之名故得
无所不言无所不知也

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不悟至妙之所會者更處至高之所適者
反下而便怪其應寂之異容動止之殊貌
非妄驚如何

廬曰至知之與意兩俱忘言也若優劣不
等則須用言以導之用无言之言无知之
知亦何異乎言之與知雖然有道自當辨

之則未嘗言未嘗不言未嘗知未嘗不知
理正合如此而已汝何妄怪哉

政和日數而不及者言偕來者衆而夫子
之不可及也列子亦微焉者言列子之道
亦不可得而見也朝朝相與辯而不聞者

道不可聞聞而非也不得已而有辯則其

所聞也亦淺矣連牆二十年不相請謁則
與老子所謂不相往來同意相遇於道目
若不相見則不必目擊而道固存矣百骸
九竅賅而存焉所謂貌充也窅然空然視

之不見所謂心虛也有人之形故耳目口
形貌无不充无人之情故无聞无見无言
无知无惕其室虛矣欺魄若存形而非真
猶所謂象人也形神不相偶謂神不守形
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謂不能知雄而
守雌以列子之道南郭且視之如此此其
徒所以駭之而咸有疑色也言者所以傳
道也言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故曰得意
者无言可以言論者物之祖也而不知內
矣故曰進知者亦无言用无言爲言亦言

者至言也。无知爲知，亦知者至知也。以我之无言，合道之不言，以我之无知，合道之不知，由得意與進知者觀之，亦所以爲言，亦所以爲知也。其道不外乎此，何妄駁之有？

○
范曰：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故得意者，无言；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故進知者，亦无言；无言者，道也用無言爲言者，亦未能忘言；无知者，道也用无知爲知者，亦未能忘知。雖未嘗忘言，有所謂未之

嘗言者亦在可言之域雖或未忘知有所謂未之或知者亦在可知之域曰言曰知本無所遣亦無所累應物而言亦无所不言也而實无所言即物而知亦无所不知也而實无所知嚮之所謂道者如斯而已

聖十

六

汝將何驚耶

子列子學也

上章云列子學乘風之道

三年之後心不敢

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

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
席而坐

眄笑並坐似若有褒貶升降之情夫聖人
之心應事而感以外物少多爲度豈定於
一方哉

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
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
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
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
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

C
無所隱矣

黃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詳矣所以重出者
先明得性之極則乘變化而无窮後明順
心之理明无幽而不照二章雙出各有攸
趣可不察哉

盧曰老子曰大智若愚大辯若訥人徒知
言知之爲異不知夫不言不知之爲同故
黃帝篇中明用無言之言以濟人此篇復
重論言明用言之不殊於无矣

政和始得一眇言道存於目擊之間解類

而笑言心得於形釋之外引之並席而坐
則進而與之俱內外進矣則妙而不可測
也形充空虛故心凝形釋骨肉都融造形
上極故理无所隱也

范曰御風而行猶有所待故上篇論乘風
之道此不復言以明列子之學匪直止是
而已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
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

言所適常新也

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

人謂凡人小人也惟觀榮悴殊觀以爲休戚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

游乎游乎未有能辯其游者

人與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

游乎明二觀之不同也未有辯之者言知之者鮮矣

盧曰說物之變遷謝无恒人但樂其見吾觀其化此所以異於人

壺丘子曰禦冠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

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

苟无暫停之處則今之所見常悲向之所見則觀所以見觀所以變无以爲異者也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

彼之與我與化俱往

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

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圓足方取象於二儀鼻隆口窅比象山谷肌

肉連於土壤血脉屬於川漬溫蒸同乎炎。
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色靡有一物不
備豈須仰觀俯察履涉朝野然後備所見
盧曰汝自以異於人人之所視未嘗異汝
也何者汝知物知物之變遷不知汝之无
故但外游而不內觀雖感物而亡身斯爲
至矣亦何必求備於外游乎

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

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出者非自匿於
門庭者也

○政和所玩无故則常新也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於親像聲色而已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則在消息盈虛未有能辨其游者言兩者之異未之或知也然以性見者於其所見亦常見其變也故曰凡所見亦常見其變以我徇彼則徒見彼之无故反外照內則在我者未嘗不常新也故曰玩彼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務外游者與物俱徂見物不見性內觀者反身而誠見性不見物窮響以聲此求借於物之類也處陰休

影此取足於身之類也故游之至與不至
唯内外之爲辨列子終身不出則反求諸
已之謂也

壺丘子曰游其至乎

向者難列子之言游也未論游之以至故

重叙也

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

內足於已故不知所適反觀於身故不知
所眡

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

忘游故能遇物而游忘觀故能遇物而觀
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

我之所是蓋是无所是耳所通常通而无
所凝滯則我之所謂游觀

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所矣乎

盧曰夫形无所適目无注視則物无不視
而物无不游矣若此游觀者真至游矣乎
政和至游者因性而動者也至觀者即性
而見者也有所適則有盡性豈有盡者哉
故至游者不知所適有所眡則有破性豈

○有破者哉故至觀者不知所賦无所不游而實无所游无所不觀而實无所觀上與造物者游如斯而已故曰游其至矣乎

范曰物化无窮在彼爲故在此爲新有陰有陽而新故相除者天也有處有辯而新

聖十

十

故相除者人也游之樂所玩无故則所適常新矣然人之游也觀其所見則以物之榮觀爲可樂而已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則又與造物者游而觀復於芸芸之間也游乎游乎孰知其所然哉子列子之好游蓋

明夫此雖然物我異觀猶非其至故以人之游爲觀其所見不知亦恒見其變也以游之樂爲所玩无故不知我亦无故也是直務外游而不務內觀者耳又烏能逍遙无爲而游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者耶

莊子曰人有能游且得不游乎人而不能游且得游乎唯體道者乃能游於世而不僻故務內觀者則由勝之內行乎无名者也務外游者求備於物則由勝之外志乎期費者也取足於身所觀在道游之至也

○求備於物所游在物游之不至也游之爲樂若是其異故列子自以爲不知游而壺丘子復告之以游觀之說焉夫執掌以觀无妄者是謂至游不知所適則自適而已大觀而物无不可者是謂至觀不知所眡則内眡而已夫若然者道不違物物无非道則物物皆游物物皆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何必以外游爲務哉道其至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古之人

人知之亦器器人不知亦器器者庶幾乎此也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

盧曰文摯所醫止於藏府骨肉之疾耳龍

叔所說忘形出俗之心耳不與俗類自以爲疾焉

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

○ 无往不齊則視萬物皆无好惡貴賤

視吾如人

我忘彼我也

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

其家不有

觀吾之鄉如我蠻之國

天下為一

凡此衆庶爵賞

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

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

隸

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美惡體有

利害苟能以萬殊為一貫其視萬物豈覺

有无之異故天子所不能得臣諸侯所不能

得友妻子所不能得親僕隸所不能得狎也

此矣哉異方能已之乎

盧曰莊子曰譽之不加勸毀之不加沮定
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也夫契其神
而忘其形者則貧富死生人畜彼此皆過
客耳夫何異哉今用心之若此也則君臣
十一朋友之道廢愛憎喜怒之心絕矣何方能

愈之耶

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而明而
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
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

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

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盧曰背明而立者反歸於凡俗之慮也向明而望者仰側至道之心也方寸虛者緣執書也一孔不達者未盡善也夫亡竅俱通者寧復以聖智之道爲病耶此病非文摯所能止

政和子之術微矣言其微妙之謂也龍叔所告以爲疾文摯所命謂之病則欲知其

受疾之始而已毀譽不能榮辱得失不能
憂喜死生不能變其心貧富不能累其形
視人如豕則忘人之貴於物視我如人則
忘我之異於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則
无留居也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則不擇

卷十

十三

地也凡此瘼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
則既不受制於人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
不能移則又不見役於物仰固不可以事
國君交親友俯固不可以御妻子制僕隸
也昔之以天下辭者皆曰適有幽憂之病

則命龍叔背明而立向明而望之疑其有幽憂之疾故也聖人之道莫貴乎虛今日吾見子之心方寸之地虛矣則幾聖人者也耳目鼻口皆關於心六孔流通則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之謂也一孔不達則心凝矣視彼外物何足以為之累然且謂之疾者豈病忘之類歟

范曰古之體道者萬物一視而无彼此之擇衆態一齊而无親疎之間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謦然不顧雖以天下非之失

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

常之於死雖未至於終而生理亦盡亦是理之常也

盧曰愛生死之身行生死之教而不存道俗以爲常

由死而生幸也

犯理違順應死而未及於死此誤生者也
盧曰居遷謝之業而節於嗜慾者亦爲知生之幸也

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

用聖人之道存亡而得理也

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乘凶危之理以害其身亦道之常也

盧曰不役智以全者道也用此道而終者常也俗士役其智以至死以爲濟物之道也用此道而至死亦謂之常衆所樂者衆爲道衆所安者衆爲常然則出離之道與世間之道名同而實異也

政和所貴乎道者謂其可以死生也道獨

其所謂儻然不受得自是也吾无所喜失
自是也吾无所憂不以生爲可樂死爲可
哀自生自死而已不以富爲可欲貧爲可
惡自貧自富而已視人如豕忘貴賤也視
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

○則以家觀家而无不同矣觀吾之鄉如戎
蠻之國則以鄉觀鄉而无不同矣夫若然
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雖有斧鉞之威
弗能禁威衰利害不能易也哀樂之變不
能移也天子所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近而
○

妻子不得而親賤而僕隸不得而狎其道
之大同若此彼且以之爲疾而冀其發藥
焉殊不知此非藥石之所攻也文摯乃命
龍叔背明而立則以體道爲心者欲其趨
至幽之域故爾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則

聖子

十四

以治人爲事者欲其離至幽之方故爾既
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則
圓明之府瑩无纖埃而造乎剗心之妙矣
聖人之道其殆庶幾乎故曰子心六孔流
通一孔不達蓋所謂未達一間者夫如是

又豈淺術所能已也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

忘懷任遇通亦通窮亦通其无死地此聖人之道者也

盧曰至道常存不由外物

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

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通攝生之理不失元言之會雖至於死所以為生之道常存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閑得自然而全者也

○ 盧曰真常順理隨形死生而自不亡者道之常也

由生而亡不幸也

役智求全貴身賤物違害就利務內役外雖之於死蓋由於不幸也

盧曰貪有生而亡道者不幸也

十五

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

行必死之理而之必死之地此事實相應亦自然之道也

盧曰俗間禮教之道必分而至死者

存而常今亦无往而不存獨存而常今故
曰无所由而常生无往而不存故曰有所
由而常死由其道而生則雖死而不亡是
理之常也故曰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
常也乃若由生而亡非正命也故曰不幸

七

十六

也由其道而死則未終而亡不以爲變故
曰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乃若由死而生
則固之生也幸而免爾故曰由死而生幸
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既化而生又
化而化由於道聽於命方生方死乃常然

耳

范曰道二死與生而已生者造化之所始
死者陰陽之所變體道之人通乎物之所
造故死生亦大矣不得與之變也一將入
於晝夜之道墮乎出入之機則出生入死
莫覺莫悟或悅生而累形或忘生而徇利
烏知其所以然哉故列子於此推而明之
无所由而常生者可以生而生也可以生
而生則雖考終厭命而有不亡之理此其
所以爲常也若夫由生而亡是直不幸而

已顏子之夭是也有所由而常死者可以
死而死也可以死而死則雖未終其天年
而有自亡之道此其所以爲常也若夫由
死而生是直幸而免而已盜跖之壽是也
夫无所用而生者任自然之道乃能用道
而得終有所用而死者行必死之道乃能
用道而得死皆謂之常可也若幸不幸則
言其變而已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

盡生順之道以至於亡故无所哀也

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

生不幸而死故可哀也

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

隸者猶群輩也亦不知所以生亦不知所以死故哀樂失其中或歌或哭也

盧曰得全生之理而歸盡者聖賢所以不哀也失真以喪理與至於死者賢智所以傷也凡衆人之生死歌哭皆物之常何知其所至哉

政和死而不亡則其死可樂所以望其門

而歌不幸而死則其死可哀所以撫其尸而哭乃若隸人之生死則或相和而歌或相環而哭又烏知死生之所在

范曰傳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夫歌哭異道禮之吉凶所以不相干也唯體道之人

則不然故季梁以道爲任其死也楊朱望其門而歌豈非以順受其正則於死爲不足哀故歟古之人有臨尸而歌者如此而已隨梧不能忘我其死也楊朱撫其尸而哭豈非以不幸而死則於其死爲不敢樂

故歟古之人有人哭亦哭者如此而已雖
然悲樂者德之耶至人豈有心於爲是哉
雖望門而歌曾不知今之歌者其誰乎雖
撫尸而哭殆非嗷嗷然隨而哭之也與夫
隸人之生死而衆人且歌衆人且哭者異
矣

目將眇者先睹秋豪

盧曰老人之視也遠則見近則昏是失明
之漸也

耳將聾者先聞納飛

盧曰秦呼蚊為蚋患耳者聞耳中蟲飛之聲是失聰之漸也

口將爽者先辨淄澠

爽者差也淄澠水異味既合則難辨別也
盧曰余陵反二水名在齊地

鼻將窒者先覺焦朽

焦朽者有節之氣亦微而難別也

體將僵者先亟奔佚

僵者仆也如顏淵知東野之御馬將奔也
與人之理亦然

心將迷者先識是非

目耳口鼻身心此六者常得中和之道則不可渝變居亢極之勢莫不頓盡故物之弊必先始於盈滿然後之於虧損矣窮上反下極盛必衰自然之數是以聖人居中履和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體之所十九能順心之所識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

盧曰口失正味則別有所辯鼻失所聞則別有所覺體將僵仆必先奔馳心迷至道

在於是非是非所以彰道之所以亡

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要造極而後還故聰明強識皆為開昧衰
述之所資

盧曰反其常執則階於至道矣故曰規秋

豪之末者不見太山聽蚊蚋之音者不聞
雷霆故莊子曰膠離朱之目故天下皆明
矣戾工輪之指故天下皆巧矣合儒墨之
學矜是非之名以為富記糟粕之跡以為
能欲反於真何方可致也故易曰无思也

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聖人所以
殷勤於至道也

政和物極心反是事之變一受其成形不
亡以待盡故未免乎累聖人不位乎其形
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
豈以形累神哉

范曰睹秋豪者將以爲明曾不知五色令
人目盲也聞蚋飛者將以爲聰曾不知五
音令人耳聾口之於味固有能辯滯澁者
矣而五味濁口或至於使口厲爽鼻之於

臭固有能覺焦朽者矣而五臭薰鼻或至
於困憊中顙體將僵者先亟奔佚此東野
之馬所以至於必敗也心將迷者先識是
非此是非之彰道之所以虧也物極則反
自然之理聖人覺此而冥焉消息盈虛與
時俱行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耳目之視聽
一有所役鼻口之納嘗一未嘗縱體合於
心心合於氣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于已况
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一

聖十一

仲尼

鄭之圃澤多賢

有道德而隱默者也

東里多才

有治能而參國政者

盧曰脩崇道德者賢習文審刑者才

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猶行過東里遇鄧

析

鄧析鄭國辯智之士執兩可之說而時无

抗者作竹書子產用之也

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裏若

世或謂相嘲調爲舞弄也

其徒曰所願知也

知猶聞也

盧曰鄧析自矜於其同侶爲而欲欺弄於

伯豐析之門人咸願如此也

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

上去聲下上聲之義乎

盧曰張湛云上音颺字下音養字

愛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

而息執政之功也

喻彼爲犬豕自以爲執政者也

長幼群聚而爲牢藉庖厨之物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

非不能應譏而不應

盧曰嫌其不知本不足與言也

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

機者巧也多巧能之人

○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

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群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

亭立則有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兼巧偏而智敵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

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

聖

之使焉

不能知衆人之所知不能爲衆人之所能群才並爲之用者不居知能之地而无惡无好无彼无此則以无爲心者也故明者爲視聽者爲聰智者爲謀勇者爲戰而我

无事焉荀榮謂傅嘏夏侯玄曰子等在世
榮問功名勝我識減我耳嘏玄曰夫能成
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餘於
末者耶答曰成功名者志也局之所弊也
然則志局自一物也固非識之獨濟我以
能使子等為貴而未必能濟子之所為也
執政者廼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郗祈無以應
目其徒而退

○夫任群才以為理因衆物以為用使雞犬
牛馬咸得其宜士農工商各安其位者唯
○

有道者能之耳豈汝曹自致耶汝徒見其
末而不識其本欲以螳螂之臂而拒車轍
者是不知量也鄧析理析而恥見其徒故
目之而去也

政和百家衆技不能相通譬如耳目鼻口

第十一

三

也各有所長時有所用然有真君存焉其
使形者也治土木金革以爲器治聲樂書
數以爲用治軍旅以禦外治宗廟以善內
群才可謂備矣然皆有之以爲利者必无
之以爲用迺能總而一之蓋有爲則有所

不能爲无爲則无所不爲故曰位之者无
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鄧
析不通乎此以執政自矜宜其見笑於大
方之家伯豐子不應則不言之辯也

范曰賢以德言才以能言伯豐子即上篇

所謂弟子伯豐是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設

無窮之辭蓋辯者之囿故以養養之義難

伯豐子也傳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

无所求飽食而遨遊夫體道之人去其智

巧而復於无能則食而飽衣而息固未嘗

有爲也彼且以是爲犬豕之類宜乎伯豐
子之能以不應歟若夫齊魯之多機有土
木金革之工有聲樂書數之藝有治軍旅
以即戎者有治宗廟以奉祀者群才必備
莫能相兼故無相位無相使者殆亦巧者
勞而智者憂之類歟然則天下之治能者
多矣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譬如
耳目鼻口不能相通見天地之純全明古
人之大體者唯聖人而已故不務知衆人
之所知而有知者爲之用不強能衆人之

所能而有能者爲之役又孰弊弊然以胥
易技係勞形休心爲事耶老氏所謂用人
之力者如此而已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
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

懦者弱也

卷十一

四

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
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蓋猶勝也王作
色曰吾之力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
憾其弱憾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

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以至柔之道御物物无與對故其功不顯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

人每攻其所難我獨爲其所易

盧曰衆人之所爲衆人之所視者皆利名之道動用之跡耳衆人所窺不爲者斯乃有道者之所遊故能無敵天下者力无對

也

故學昧者先見與新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

古人有言曰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亦此之謂也

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道

道至功玄故其名不彰也

○ 盧曰與新近物也撞鐘巨聲也夫易聞易見自近而及遠也夫善爲生者先養其神神全則無爲之功著則外物无不通故曰

有易於內者无難於外也是以得之於一心成之於一家故外人不知也

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

未能令名迹不顯者也

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

愈免於矜故能致此也

以能用其力者也

善用其力者不用其力也

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矜能顯用

盧曰我雖不及師之隱晦其迹也豈不猶負其能而自顯乎夫合大道而化萬物者爲有力也故莊子曰藏山於澤藏舟於壑有力者夜半負之而趨昧者猶不知也而宣王謬爲筋力耳

政和積衆小不勝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豈尚力之謂哉此不用力所以爲真有力者歟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故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自有所見棄而忘之以至於无

見則視乎冥冥无以異於見與薪也自有
所聞棄而忘之以至於无聞則聽乎無聲
无以異於聞撞鐘也德之不形名安所出
哉然則顯其名者是違其教矣唯猶愈於
尚力以求名此所以見取於時也

卷十一

六

范曰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可謂弱矣
而弱者道之用也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
尾可謂剛矣而剛者死之徒也故天下有
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剛公儀伯
之師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者殆亦

操常勝之道而未嘗用其力者歟夫天下之理能視人所不窺者乃能見人之所不見能修人所不爲者乃能得人之所不得見與薪者不爲明目而學眎者必先見與新聞撞鐘者不爲聰耳學聽者必先聞撞鐘何則先其易者後其難者則終无難矣在其無難故名无得而稱之也公儀伯之以力聞諸侯疑若違師之教而顯臣之能者然以能用其力此於力无所以負也若夫以力較力者合衆力而攻之彼有時而

屈又烏能馳騁天下之至堅哉莊子曰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无不用者乎此公儀伯之能用其力所以不若商丘子之未嘗聞也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

卷十一

七

公子牟者文侯之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

盧曰公子牟文侯之子也封於中山故曰中山公子

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

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後而今稱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苟於統例无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奚傷乎諸如此皆存而不除

樂正子與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與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

不祖宗聖賢也

佞給而不中

○ 雖才辯而不合理也

○ 漫衍而無家

○ 儒墨刑名亂行而死一定之家

○ 好怪而妄言

○ 愛奇異而虛誕其辭

○ 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辯之

○ 韓檀人姓名共習其業莊子云桓國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盧曰行不因師獨學无友辯而不中於理漫衍而无所宗其道能屈人之口不能服

人之心也韓檀莊子云桓園俱為人名聲相近者也

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

不平其言故形於色罪狀龍太過故責其

聖十一

實驗也

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

孔穿孔子之孫也世記云為龍弟子詒欺也

○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

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拈猶銜弦
視之若一焉

箭相連屬无絕落處前箭著棚後箭復中
前箭而後所湊者猶銜弦視之如一物之
相連也

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
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
烏號者黃帝弓也綦者地名也出美箭衛
者羽也

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睇矢墜地而塵

不揚

箭行勢極雖著而不覺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

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

以此言戲子與

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

同後發於前發則無不中也近世有人擲

五木百擲百虛者人以爲有道以告王夷

甫夷甫曰此无奇直後擲如前擲耳庾子

嵩聞之曰王公之言闇得理皆此類也

矢注眸子而眊不曉盡矢之勢也

夫能量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入物之與不入在心手之所詮不患所蹉跌今設令至拙者闇射箭之所至要當其極當其極也則豪分不復進間其極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道真語張叔奇云嘗與樂彦輔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顏射者則必知此湛以爲形用之事理之蘊者偏得其道則能盡之若庖丁之投刃匠石之運斤是偏達於一事不待聖賢而後能爲之者也

子何疑焉

盧曰均後於前者百發如一焉故視之若
一耳眊不眊者矢勢至眊而盡矣故塵不
揚於地非是中眊而落也子與之間視之
若一也則謂自弦及棚箭相連接不絕如
一焉聞注眸而墜則謂射目不入是解之
不了於至理非公孫龍之詭妄焉

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
言其尤者龍龍詭魏王曰有意不心

○夫心寂然无想者也若橫生意慮則失心
○

之本矣

盧曰心之動者爲意世人皆識其意而不識其心

有指不至

夫以指求至者則必因我以正物因我以

卷十一

正物則未造其極唯忘其所因則彼此互得矣惠子曰指不至也

盧曰凡有所指皆未至也至則无指矣

有物不盡

在於麤有之域則常有有在於物盡之際

則其一常在其一常在而不可分雖欲損之理不可盡唯因而不損即而不違則泰山之崇岷元氣之浩茫泯然爲一矣惠子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也

盧曰若盡則非有也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者折之雖多但微細而理不應盡也

有影不移

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萬物潛變莫不如此而惑者未悟故借喻

於影惠子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盧曰移則影變矣新新相及故不見其移

焉

髮引千鈞

夫物之所以斷絕者必有不均之處處處

皆均則不可斷故髮雖細而得秤重物者

勢至均故也

盧曰細而衆鈞可以舉重亦猶毛之折軸

積而不輕也

曰馬非馬

此論見存多有辯之者辯之者皆不私通
故闕而不論也

盧曰白以命色馬以命形白馬非馬辯形
色也

孤犢未嘗有母

此不辯義

盧曰謂之孤犢安得有母也

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

負者猶背也類者同也言如此之比皆不
可備載也

公子牟曰子不諱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

子矣

尤失反
在子與

夫無意則心同

同於无也

無指則皆

至

志指故无
所不至也

盡物者常有

常有盡物之心物既不盡而心更帶有也

影不移者說在改也

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

在改爲也

髮引千鈞勢至等也

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由於不等故

墨子亦有此說也

白馬非馬形名離也

離者猶分也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
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尋此
等語如何可解而猶不歷然

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

此語近於鄙不可解也

十一

樂正子與曰子以公孫龍於鳴皆條也

十二

謂龍之言元異於馬而皆謂有條貫也

設今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

既疾龍之辯又忿牟之辭故遂吐鄙之慢

言也

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
論

既忿氣方盛而不可理諭故遜辭告退也
盧曰失理而忿者不可與言故告退也

政和行毀乎隨故欲其有師學陋於獨故

欲其有友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佞給者
爲不中百家衆技時有所用故漫衍者爲
无家有射之射有不射之射後鏃中前括
不過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目不睇故不
過盡矢之勢而已是射之射又何疑焉意

生於心有意而心異矣故有意不心而无
意則心同指以指物所不指則不至故莫
若无指則皆至物不可窮也必有其物而
欲盡則常滯於有故有物不盡而盡物者
常有影不移者謂或枉或直其影則一故
其說在改也髮引千鈞謂積小不勝爲大
勝故曰勢至等也雖然公孫龍能勝人之
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列子載此
蓋所以祛邪說之蔽

范曰傳稱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

心易人之慮能勝人之口不服人之心而
龍之自稱亦以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
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爲至達則
詭辭數萬固无足法者中山公子牟莊子
以爲有意於道而未至故以公孫龍爲至
言而悅之荀卿并與十二子而非之者蓋
以此也夫龍之爲人行无師學无友佞給
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徒欲惑
人之心屈人之口而已茲樂正子與所以
非之歟觀其詒孔穿有曰善射者能令後

鏃中前括斯謂之釣後於前可矣鴻起之射其妻夫注眸子而睚不曉斯謂之盡矢之勢可矣若夫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是又負類反倫有不可勝言者

樂正子與曰子以公孫龍鳴皆條也豈非其言之無謂猶風之鳴衆竅故歟雖然公孫子牟常悅龍之爲人矣而莊子復有公孫龍問魏牟之說卒況之以坎井之蛙者蓋始悅而終非之故也

堯治天下

天下欲治故堯治之

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
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

夫道治於物者則治名滅矣治名既滅則

卷十二

堯不覺在物上物不覺在堯下

十四

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
野在野不知

若有知者則治道未至也

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

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藝者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天之道哉

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大夫曰古詩也

當今而言古詩者則今同於古也

堯還官召舜因禪以天下

功成身退

舜不辭而受

之會是而應

○ 盧曰夫貴其身以居衆人之上也則常懼○

不尊於人愛其身以居衆人之上也則常
恐不益於物若無亡於天下者則順之而
不宰理之於未萌取之不以為尊去之不
以為失如天之運四時成焉如地之載萬
物生焉功成事遂而身退者也故无私焉
聖十一
夫能无私也禪大位而不怯受大位而不
十五
辭也

政和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非有人故天
下治與不治所不知也非見有於人故億
兆之願戴己與不戴己所不知也問之左

右問之在朝問之在野皆所不知則蕩蕩
乎民无能名焉故也立我蒸民莫匪爾極
則衣食足而咸受命之中不識不知則衣
食足而循天之理百姓謂我自然此之謂
太上之治

范曰有心於爲治者天下未必治惟无以
天下爲者乃能治之不能爲異者人未必
戴必有異焉人乃戴之然聞在宥天下不
聞治天下則治與不治吾无容心也君子
不得已而臨莅則治之者必本於无爲神

(
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則戴與不戴吾无
容心也天下樂推而不厭則戴之者有所
不能釋故堯在位五十年而天下之治與
不治億兆之願戴已與不願戴已皆所不
知也百姓謂我自然帝力於我何有問之

左右問之外朝問之在野殆有不知其所
以然而然者若夫游於康衢聞兒童之謠
然後知其立我蒸民者莫匪爾極順帝則
者不識不知豈非治極於无象而然耶夫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思文嘗以是而稱后

稷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皇矣嘗以是而
稱文王矣故列子舉此以譽堯直曰古詩
而已堯還官召舜因禪以天下者功成而
不居故也舜不辭而受之者會至而能應
故也且以堯之爲帝也以黃屋爲非心舜
之爲帝也有天下而不與則其相授受固
五十一
自有道矣而史之所記謂堯之授舜則有
十六
歷試之事謂舜之受堯則有升聞之德嗚
呼豈其所以爲堯舜哉

關尹喜曰在已無居

況然无係豈有執守之所

形物其著

形物者猶事理也事理自明非我之功也

其動若水

順物而動者故若水也

其靜若鏡

應而不藏者故若鏡也

其應若響

應而不唱者故若響也

虛曰天至極者神也微妙玄通深不可極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常在於己而莫知其
居形萬物而不可著見其動若水潤下而
濟上其靜若鏡照用而不疲其應若響不
遺於物此養神之至理也

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盧曰此至道者非有形之物而善應而不
遺故物自違道道不違於物也

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
不用心

(唯忘所用乃合道耳

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

盧曰欲得善為此道者隱支體黜聰明虛其心而養其神則自然而自證也

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

道豈有前後多少哉隨所求而應之

盧曰唯此養神之道難知難見非有非无瞻之者居萬物之先輕忽之者不與物競用之則六虛皆備廢之則莫知所存獨立

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其至矣哉

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

以有心无心而求道則遠近其於非當若兩忘有无先後其於无二心矣

盧曰有心而求之者自遠於道非道遠之也无心而合道自近之於道其道近之也有心无心人自異耳道无遠也

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

自然无假者则无所失矣

知而亡情能不為真知真能也

知極則同於无情能盡則歸於不為

盧曰唯默然而內昭因性而成者乃得之矣知因性者必亡其情能亡其情而无為者此乃真知真能也

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

卷十一

十八

盧曰夫發者起人所不能知更何能為情哉發起人所不能為復何能自為情哉惑者變性以為情智者變情以為性故易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也

聚塊也積塵也

此則府宅

雖無爲而非理也

盧曰夫无爲者而無不爲也若兀然如聚塊積塵者雖則去情無爲非至理者也

政和道行於萬物之上聖人體道運而无積而物不能離焉故曰在己无居形物其著所謂其動若水者言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順理而動也其靜若鏡者不將不迎應而不藏靜而不變也其應若響者未嘗唱也常和人而已道也者應物而不造故也道若物也物茲遠於道所謂物自違道道

大同於物所謂道不違物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所以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黃帝曰无虞无服始安道无思无慮始知道所以善若道者亦不用力亦不用心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待彼之情故曰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言不可度也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者言不可執也致道者忘心心无所知是謂得之有心者无心者皆未能忘心也

故不足以有得默而得之性而成之无所
用其心者也故有以得之知而忘情则无
知之累是謂真知能不爲則无能之巧
是謂真能若發乎无知又何以能情若發
乎不能又何能爲也道常无爲而无不爲
聚塊也積塵也雖曰无爲豈道也哉故曰
雖无爲而非理也

○ 范曰有積也故不足无藏也故有餘至人
无積亦虛而已故體道在己未嘗居而有
之也然善貸且成豈常有心於泛應哉形

物之著感其自受爾故順而不逆其動若水應而不藏其靜若鑑和而不唱其應若響順物自然无容私焉是其道之所以若物者歟夫道不遠人人自遠道故曰物自遠道同於道者道亦得之故曰道不遠物善若道者耳目有所不用即耳目以求道則視聽雖詳只爲聾盲心力有所不用即心力以求道則形智雖勞只爲桎梏又烏能當於道哉惟道之運无乎不在瞻之在前隨之不可忽焉在後迎之不可用之彌

滿六虛則塞乎天地之間而不覩其端倪也廢之莫知其所則入於窈冥之間而莫窺其朕兆也遠玄者玄亦遠之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近玄者玄亦近之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惟即默而識者乃能得之卷十一率性而行者乃能成之道之在我其无所失矣故古之人知而忘言是爲真知乃无所不知能而不爲是爲真能乃无所不能若夫聚塊也積塵也藏於莫爲豈所謂道者哉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一